



龐俊 著  
白敦仁 纂輯  
王大厚 校理

# 養暗室遺集

下

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

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《巴蜀全書》（10@ZH005）系列成果  
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《巴蜀全書》（川宣2012·110號）系列成果

# 養晴室遺集

大厚敬署



下

龐俊 著  
白敦仁 纂輯  
王大厚 校理



四川出版集團  
巴蜀書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養晴室遺集 / 龐俊著. 白敦仁纂輯. 王大厚校理. — 成都: 巴蜀書社, 2013. 9

ISBN 978-7-5531-0281-8

I. ①養… II. ①龐…②白…③王… III. ①龐俊 (1895~1964) —文集 IV. ①Z429. 7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13) 第 157828 號

養晴室遺集

龐 俊 著 白敦仁 纂輯  
王大厚 校理

- 
- 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策 劃  | 王大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責任編輯 | 王群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封面設計 | 張 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 |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<br>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<br>總編室電話: (028) 86259397 |
| 網 址  | www.bsbook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發 行  | 巴蜀書社<br>發行科電話: (028) 86259422 86259423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經 銷  | 新華書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次  |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成品尺寸 | 210mm×148m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張  | 29.1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數  | 800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書 號  | ISBN 978-7-5531-0281-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價  | 80.00 圓 (上、下冊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- 

本書若有印裝質量問題, 請與發行科聯繫調換



石帚先生遺像（1895-1964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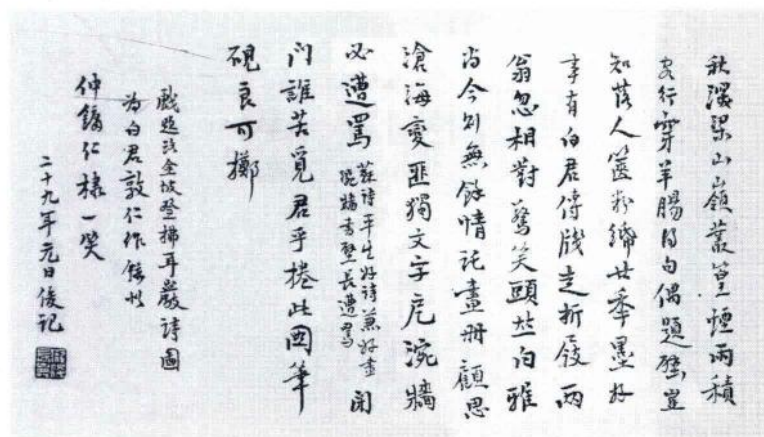
養晴室晨課



成華大學中文系第二屆畢業酬師照（魏炯若先生家藏）

前排左二起李植、屈守元、劉君惠、魏炯若、白敦仁、雷履平

二排左二李炳英、左三龐石帚、左五姜叔武、左六郭誠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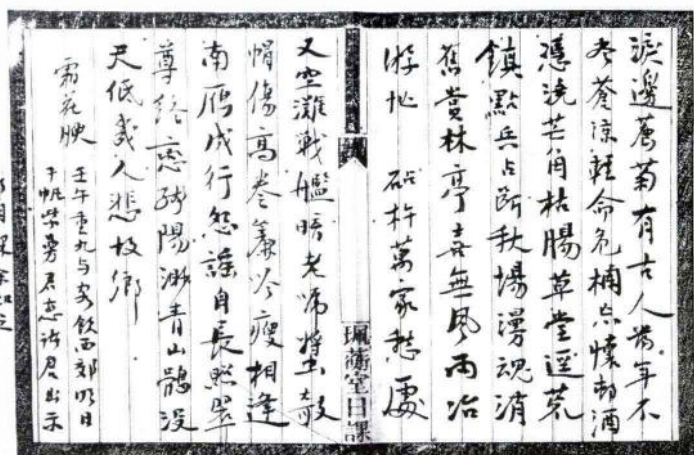
詩箋

弦月出坊映門烏柳霜痕落蠟花呵手試新妝人在黃昏院  
酒畔春根夜暖同層波銀簾清迥為誰辛苦吟殘是孤  
歌塵香灺淮水東邊素娥猶帶吳宮怨鏡中雲鬢  
未成秋偏稱天涯看蜜芭蕉香易散花相思屏帷夢遠  
定應鈴下弱依慵按索腰偷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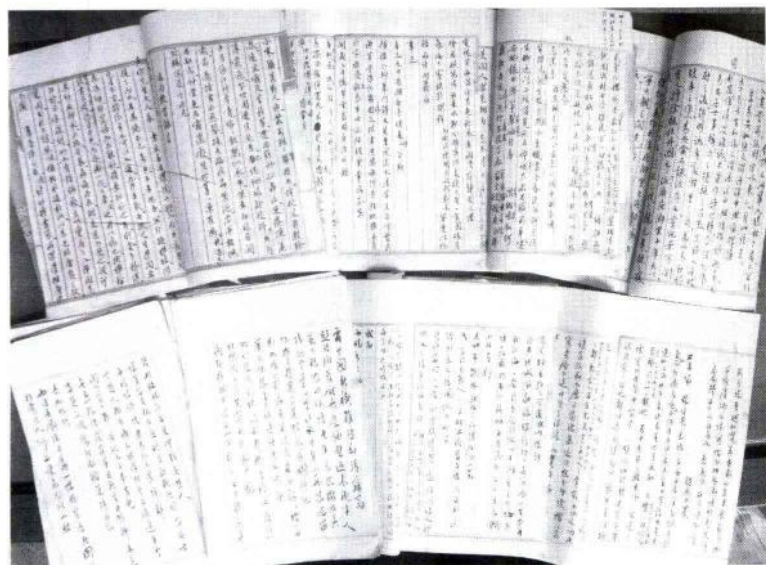
燭影搖紅 冬夕飲無韻家用夢窗韻調清金不

江山啼鴉過傍妝帶還拖表春餘不側帽出坊簷舊  
狂能祇酒壚間臥錦瑟華年心事稱十分梳裏有限春  
宵吹桐杆戰塵休流  
階送人無那淡煙花雙黯翠眉慵唱念家山破極目淒涼  
待覓箇鴟夷歸舸慣對愁鴛無浪沙鷗似我

三姝媚 壬午夏春從城東酒壚同  
孝孺原惠君題作



詞箋二



王仲鏞先生手錄詩詞文稿

# 養晴室遺集卷九

## 文錄四

### 《泉州唐墓發掘報告》叙

古代器物的遺留，即是古代重要史料一部分的存在。流傳的史蹟，要靠器物的發掘，而使史蹟得以重證；湮滅的史蹟，越是要靠器物的發掘，而使史蹟得以復見。這個意義，不是現在的人們纔知道的。許叔重的《說文解字叙》說：「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，其銘即前代之古文，皆自相似。」這是要從許許多多的器物當中，尋求文字的形義，東漢的學者早已注意及此了。

但前世偶然發現古代器物，如鼎彝之屬，世人往往忽略了他的學術價值，以為這是祥瑞、神異。我們看歷史所載，歷代的君主，往往因此鬧些什麼改元紀瑞的把戲，這是很可笑的。大概北宋以後，這種觀念始行打消，一般學者大多知道此學的重要，

研究的人漸漸多了起來。這是我國學術進步的一個樞紐。

如今試一想想，自來我國學術之進步，似乎每一度的轉變，都靠有古器物或古書籍之發現。這個估計或許不算錯誤。沒有漢代魯恭王之造宅，便不會有漢代古文學之勃興；沒有宋代各種器物之出土，便不會有宋代金石文字學之昌盛。這是不能否認的。祇有中間西晉初年汲縣魏塚之發掘，當時的學者，如束皙、王接、衛恆、王庭堅、荀勗、和嶠、續咸、摯虞、謝衡、潘滔、杜預，這一批人，何嘗不興高采烈，攘袂流沫地互相討論，辯駁；但是後來在學術上，直是沒有生多大影響。這是何故呢？想來這是因發掘未久，就遭了「懷愍胡羯之亂」。於是，如火如荼的一種新興的學問，祇能隨着所謂「永嘉流人」煙消火滅了。這是多麼可歎息的啊！

到了宋代，研究古器物之學，其書現尚存在的不下二三十家。卻是很矛盾的：他們研究祇管努力地研究，而於發掘一事，一般士大夫卻是動色相戒，不敢輕舉。你看王應麟的《困學紀聞》卷八便有這樣一條筆記：

《皇覽·塚墓記》曰：「漢明帝時，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，論五經誤失。符節令宋元上書：『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，皆以書葬。王至尊，不韋久貴，塚皆以黃腸題湊，處地高燥未壞。臣願發昭王、不韋塚，視未燒詩書。』」。見《太平御覽》五百

六十。愚謂詩書發塚，莊子譏假經以文姦者爾，乃欲發塚以求詩書，漢儒之陋至此。

卷二十又說：

發漢陵者，樊重、董卓也。發唐陵者，溫韜也。惡復誅臻，天道昭昭矣。

元陸友《研北雜志》卷上有一條云：

劉原父晚年病不識字，日月兒女皆不能認。人言永興多發塚墓，求古物致此。

你看他們高興研究，而又甚惡發掘。這也有他們的傳統的道德觀念，可以不必究詰。閻若璩在《紀聞》記《皇覽》宋元一條評云：

嘗持論此舉未行，秦漢後遂不獲見六經全文，為終古之恨。頗為世人所怪。

閻氏居然敢有這樣大膽的新的思想，可謂於此不凡！

近百年來，古器物出土愈多，研究的學者愈衆。最近世更有所謂三大發現：殷代的龜甲獸骨，發現於安陽；隋唐人手寫的古書，發現於敦煌；漢晉的木簡，發現於和闐。這是世人所艷稱的。其於吾國學術、文化，有無比的供獻。此衆人所知，不用說了。一時的風尚既成，南北學者，不約而同地各自努力，隨時都有新鮮的供獻。研

究的方法愈爲縝密，研究的範圍愈爲清晰。陶器一項，成爲專門學問，著錄刊行的，自陳壽卿、端午橋以下，不下二三十家。塚墓的古器，也有羅雪堂、鄒適廬的著作。現在鄭先生也喜歡研究明器，對於考古學，是有相當供獻的。這本《泉州發掘唐墓報告》，我們不過啗鼎一臠。鄭先生說：

泉州貞觀四墓之發掘，所得雖不甚富，然對於史地之考證，泉州文化，實有託始東晉之可能。

泉州文化，居然得了地下實物之證明，是很可喜的一件事。我因鄭先生的說法，試取《晉書·地理志》一檢。《志》云：

晉安郡，太康三年置。統縣八，戶四千三百。原豐、新羅、宛平、同安、侯官、羅江、晉安、溫麻。

再檢明人陳懋仁《泉南雜志》卷上云：

泉州有浯江。《郡志》云：「晉南渡時，衣冠士族，避地於此。故又名晉江。」余謂江既以晉得名，何當時人文遺事，無一可稱？豈簡冊逸而無徵，即避地事，亦傳聞耶？《晉書·地理志》：「武帝太康三年，置晉安郡，統八縣。」晉安一也。然則武帝已舉晉名其縣，或不待元帝在建業，而始以晉名其江也。

但樂史《太平寰宇記》又說晉安命名的意義云：「東晉南渡，衣冠士族多萃其地，以求安堵，因立晉安郡。」再考《宋書·州郡志》，謂晉安置郡，在武帝太康三年，與《晉志》同。而《晉志》必是本於《宋志》。《宋志》又有「晉安縣，吳立，曰東安。武帝更名。」據此，可知樂史的話，自屬錯誤。再察宋人葉廷珪的《海錄碎事》更說：「昇山，在泉州南。魏司徒王朗每登游覽，因名朗山。」朗字景興，東海人。爲漢會稽太守，居郡四年，惠愛在民。孫策渡江略地，功曹虞翻以爲力不能拒，不如避之。朗自以身爲漢吏，宜保城邑。遂舉兵與策戰，敗績。浮海至東冶。策又率軍追擊之閩越。朗欲走交州，爲兵所逼，詣軍降。朗在東冶，每登覽泉州城南之昇山，後人因名爲朗山。見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泉州下。這個記載若是不誤，便是漢末人士，已有避亂至此地者。那麼，泉州文化，再推之使前一百年，也非絕不可能。宜乎「此次所掘明器，並著漢晉風尚」了。

我於考古本極外行，承鄭先生的好意，屢次要我作叙，現在僅就一時的膚淺意見拉雜寫來，不知說得對不對，還須請教。

## 跋《萬曆野獲編》

《萬曆野獲編》三十卷、《補遺》四卷，明秀水沈德符景倩著，清桐鄉錢枋爾載輯。此書張之洞《書目答問》云：「有明刊本。」孫殿起《清代禁書知見錄外編》亦云：「據說舊有明刻本。」但據朱彝尊《靜志居詩話》所云：「惜其書未刊行於世。」德符五世孫振《補遺序》云：「惜未及梓。」姚祖恩《校刊弁言》亦云：「當時藏諸枕秘，弗以問世。……傳鈔既久，訛脫滋多。」這好像姚刻以前，都係傳鈔，是沒有刻本的。兩說未知孰是。自道光七年，即一八二七年，姚祖恩刻於扶荔山房，同治八年，即一八六九年，祖恩之子德恒重校刊補。一九五八年，中華書局重印出版。其說明云：「參考了若干種清代鈔本和其他史籍，改正錯字，校補脫文。」今取同治刊本並中華本略讀一遍，中華本所引寫本校補之處，佳者不少，但亦有同治本不脫，中華本反而誤脫者。例如卷十九「湯劉二御史再譴」條「此乃國性」句下，即接以「孝宗怒而加等罪之不免過」。此處語氣不相連屬，顯有脫誤。同治本「此乃國姓」句下尚有「天生豪傑，引君當道也。此等嚙語，豈非妖言」四句，如此語勢乃完。又中華本有誤校之處，例

如卷十八「廷杖」條「意如對簿受笞之類」，校云：「『對』原作『尉』，據寫本改。」按「尉」字不誤。「尉簿」指縣尉和主簿。杜甫《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》云：「脫身簿尉中，始與捶楚辭。」杜牧《冬至日寄小侄阿宜》云：「參軍與縣尉，塵土驚劬勩。一語不中治，笞箠身滿瘡。」蓋唐代的參軍簿尉，不免受長官笞打。說見宋人《能改齋漫錄》、《隨隱漫錄》諸書。這裏的「尉」字並非錯誤。其他有關版本，尚多可商之處，茲不具論。

此書曾經禁燬。見《禁燬書目》。俞正燮《癸巳存稿》卷十二有《野獲編目錄書後》云：

明吳興沈德符字景倩者，向覓其書甚難，今得刊印本。景倩故家，多諳掌故，文筆條達，在弇州上。明代佳書也。

正燮說「向覓其書甚難」，大概因爲曾遭焚燬，所以流傳不廣。所云刊印本，當即道光七年姚氏刊本。姚氏《校刊弁言》有云：

《欽定日下舊聞考》採取百數十條，著錄於篇，故簡叢殘，獲登清秘。

是此書早已收入《四庫》，但考之《提要》及《存目》，皆無此書。德符平生著述頗多，《提要》於史部政書類存目有《秦璽始末》一卷，子部雜家類存目有《飛鳧語略》

一卷，子部小說類存目有《敝帚軒剩語》一卷，集部詞曲類有《顧曲雜言》一卷。今考以上諸書，大抵即包括在《野獲編》內。館臣存彼而遺此，真是買櫝還珠，自然也是避免禁令的緣故。今略讀一過，殊無顯觸忌諱之處。或者原書本不止此，其違礙諸條，傳鈔者已畏禍刪去，也未可知。至於姚祖恩《校刊弁言》有云：

茲編記載，一以萬曆爲斷，於熹宗朝客、魏亂政，概未之及。殆以朝政日紊，國是日淆，直道難行，曲筆無俚，有鑒於危行言孫之訓，故爲是默足以容歟？

姚氏此說似未盡然，卷十三「褐蓋」條云：

許顯純後爲魏璫鷹犬，即五彪之一，士大夫受其屠戮，最爲慘酷。

這條就涉及客、魏。大抵前人著書，各有體例。德符既別有《天啓宮詞》以紀熹宗一朝之事，其不闌入此編亦宜，不一定是因避免災禍而不敢下筆。這是我們讀了《野獲編》以後，可以想見作者之爲人，並不像一般封建士大夫那樣「危行言孫」的。德符的生平，《明史》無傳。錢謙益《列朝詩集小傳》云：

景倩，太史自邠子。於兩宋以來史乘別集，故家舊事，往往能敷陳其本末。家世仕宦，習聞國家故事，且習見嘉靖以來名人遺獻。講求掌故，網羅散失，將

勒成一家之言，以上史館，惜有志而未遂也。年四十，始上春官，不第而死。

朱彝尊《靜志居詩話》云：

德符，字虎臣，一字景倩，秀水人，萬曆戊午舉人，有《清權堂集》。孝廉生稟異質，日讀一寸書。所撰《萬曆野獲編》，事有左證，論無偏黨。明代野史，未有過焉者。

又云：

吾鄉沈孝廉德符《野獲編》……孝廉熟於掌故，日讀一寸書，考證極詳，是非亦不謬，惜其書未刊行於世。

錢、朱兩家平時持論，都是不輕於許可人的，其於德符此書，則許之甚至。德符係萬曆戊午舉人，戊午即萬曆四十六年，而德符作此書序係三十四年丙午，是成書時還沒有中舉。序云：「鼓篋游成均。」則不過一名監生而已。按明朝的制度，舉人三次會試不第，即許赴吏部就職。那末，明朝的知識分子一經考中舉人，實際即是已經進入統治集團了。但在統治集團中，舉人比之進士，則相形見絀，真正做起官來，舉人是會處處喫虧的。《明史》卷二百二十六《邱橐傳》云：

薦舉糾劾，所以勸懲有司也。今薦則先進士，而舉監非有憑藉者不與焉。劾

則先舉監，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焉。晉接差委，專計出身之途。於是同一官也，不敢接席而坐，比肩而行。諸人自分低昂，吏民觀瞻頓異。

社會對於舉人和進士的待遇有這樣的不平等，可知德符中舉以後，還是拼命考進士，不幸屢試不第，他就死了。至於德符所生長的時代，封建社會已經到了最後的階段，下坡路已經走到盡頭。試一設想那種情況：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皇帝，可以幾十年不和大臣見面；大臣可以自來自去；中央和地方行政機構的官員，很多缺額，並不照補。統治階級上上下下，祇是拼命地剝削壓迫人民。最突出的是統治階級荒淫無恥的腐爛生活，上至皇帝大臣，下及鄉紳市僧，講房術，煉媚藥，相率成風。憲宗時有方士李孜省、鄧常恩、妖僧繼曉，以此致富貴。武宗時有色目人于永，世宗時有方士陶仲文，進士有朱隆禧、顧可學、盛端明，均以此取高位。大學士萬安獻秘方，御史倪進賢又以藥進萬安，升至都御史。甚至理學家魏莊渠也進種子秘方。皇帝如穆宗，大臣如張居正、譚綸，竟以此喪命。這些人的腐爛生活，《野獲編》在各卷中都有毫不掩飾的描繪，這是在所謂「正史」中看不到的。讀了《野獲編》，使人憶起《金瓶梅》，它是這個時代的產物，定然無疑。本來，朱明王朝一代的皇帝，從開國的「聖人」太祖朱元璋，到亡國的自謂「非亡國之君」的思宗朱由檢，殘暴，蠻橫，淫昏，